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舜采訂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

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

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孔疏藻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

大首、○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

疏義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通解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古義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莘長也。

呂記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麟按集傳。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菰蕭也。古義尾韻。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通解那居下。要點出今日飲酒之樂方好。  
麟按既曰在藻。又曰依蒲。藻在內。蒲在外也。藻興錦。京那居自  
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魚藻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  
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致  
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采菽采葍。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

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菽，大臣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枹采，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散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疏義、鶩、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鶩冕。毳冕者、毳、罽也。服罽衣而戴冕也。孤卿者、公之孤、大國之卿。絺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帶冕。曰絺冕。玄冕衣無文。服玄衣而帶冕也。○此以廢物處人各有其道為興。

輯錄春官巾車注、象路以象齒為飾。王子母弟、王之甥舅、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衮是龍之狀。衮冕、繅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每玉相去一寸。

大全周禮巾車曰、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

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異領之鉤以金為之樊  
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  
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屬音計○永嘉陳  
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諸侯  
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配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  
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為之衣其禮  
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  
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矣則其  
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首章錫予既義云此予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也亦何必如此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紆而未章始云亦是庚矣亦有所不通矣  
古義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賂杜預謂行於道路故以路名鄭玄云王在馬曰賂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鄧元錫云周禮車直名路於路切也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麟按興意亦至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意解如是也。匡之。宮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義呼應下四句又另轉以實其說。凡衣皆玄而畫以卷龍服之至貴者故獨舉為言。永嘉說是當諸家皆同及黼字而謂中間已該驚毳等非也。衮衣九章本及黼黻不必謂此二字專指黻裳耳。孔疏亦曰作者黼亦取與宮馬為韻。高甚集傳馬叶滿補反。九章初一曰龍而八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只是一套衣服也。然不曰黻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故欲從孔說。禮書又曰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鞅而漆之木路漆也。

而不輓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異姓者庶姓預之也頗為聞所未聞又按巾車注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異姓王甥舅今輯錄以王子母弟王之甥舅概繫之象路之下誤甚不可不正

○感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駟君子所屆

興也。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汧汧動貌。嘒嘒殷也。屆至也。○感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呂記王氏曰嘒嘒言其殷之細。殷之細則無馳驅故也。○駢義以此言字其字相呼為興。○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大全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埤雅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講意此章追敘始至之時事。蓋喜其至之詞也。四句截興亦止。○此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要見喜之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駟分言四馬之中○  
兩為駟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為乘也○

麟按集傳旂巨斤反與芹叶○屈居氣反與潏葉叶○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  
下也○交○交際也○紆○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偏○見于天子○恭敬齊  
邀不敢紆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毛傳諸侯赤芾邪幅○所以自偏束也○申重也○

鄭箋帶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帶。其他服謂之褱。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孔疏以赤帶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帶。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馬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也。○說文云膝絨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故云偏其脰。服赤帶在於股矣。又著邪幅在於股下。自股上之。而當膝足。即謂脚附也。

蔽緝幅。今音逼。舊音福。

講意此章以入覲之時言。

說通帶以衛膝謹拜跪也幅以束脰利趨滄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命之養命之也中之申重之也泛說若專就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

古義鄭云冕服謂之帶其它服謂之鞶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鞶鞿猶大夫以上有帶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鞶鞿皮弁素鞶玄端爵鞶襍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鞶鞿配之則服冕者以帶鞶之故知冕服謂之帶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鞶是它服謂之鞶以冕為主非冕謂之它也鞶鞶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

愚按帶鞮通稱。說文解鞮為鞮。解鞮為鞮。隨便言之。必以鞮服  
名帶。則采芑車仗何以去采帶。采帶乎。股說文云。解也。邪通作  
衰。不正之謂。孔云。邪。繼于足。謂之邪幅。劉熙云。言以表脚。可以  
弛騰輕便也。按內則子事父母有偏。即此。或云。今之布襪。是邪  
幅之遺制。

麟按。鞮鞻解妙。玄子先生固破千古之惑。不然。以當觀時。亦不  
得有赤帶矣。邪幅常解如是。獨聚國謂有邪幅。則升堂不必攝  
齊也。而步武自為之歛飭。似與赤帶同施于外者。思為無據之  
論。集傳下後五尺。與股平。叶。今隔并反。與申叶。○又按禮書諸

儀。教。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體。前。後。方。其。綰。火。山。頸。肩。紕。純。紉。  
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字。彙。股。解。幹。也。  
附。足。背。也。莊。子。沒。足。濡。附。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居。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牽。篇。蓬。蓬。威。貌。殿。鎮。也。平。平。祥。治。也。左。右。端。條。之。  
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  
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孔。疏。柞。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堯。典。云。平。章。百。



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古今之異耳  
嚴緝曾氏曰非堅忍之木其葉附著甚固

說義此以梓葉之盛興君子受福之盛

大金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通解平平辨治者辨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  
此

六帖殿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  
謂樂只君子之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古義萬福極言其福之盛

麟按集傳邦卜工反通章一叶古義東韵凡詩多四句為截則當以二句興二句此從注以二句興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製甚整而樂只句俱不容分拆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興二句則枝葉比附當炤殿邦以二句興四句則柞枝炤君子而室殿邦同萬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牆也且如此即與下章方為正對耳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當亦喜之之詞有滿口說不盡處

○汎汎楊舟、緜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度矣、

與也。紼，絆也。纆，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纆其舟而繫之也。葵，揜也。揜，猶度也。脆，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纆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脆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孔疏：孫炎云：紼，大索也。李廴云：所以維持舟者。疏義：舟之不定者，必纆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

講意度者，非料想之意，乃知而信之懷也。末二句，見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

六帖：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優游者，忠愛之

心出于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

說通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

麟按此章亦炤注興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集傳庚即之反。通章一叶古義支韵。

采菽五章章八句。

驛驛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興也。驛驛角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翻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

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說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驛  
驛角弓既翻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孔疏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既義角弓可反而兄弟婚姻不可反。此以嚮背之義相反為興。  
輯錄陳大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婚姻類并曰兄弟  
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親與從  
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  
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又曰按父族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

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

麟按集傳反叶分遭反遠叶於圓反古義先韵○禮書注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又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故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又不同其三族仲尼燕居注亦謂父子孫士昏禮注又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至史記張晏注始謂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注始謂父族母族妻族漢書張耳傳始云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云云參差不一固有如此者弓六材首幹蓋謂竹木

也。拓為上。櫨次之。櫨素樛木。不荆。又次之。竹為下。弓云。限為曲。限之義。然經作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麟按集傳。遠亦於國反。與然叶。古義先韻。教與做叶。古義效韻。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瘠。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瘠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

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

說已之人而言也。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通解注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齋不讓至于已斯已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名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

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

哉○况兄弟相怨相讓以取齋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已而已矣

六帖一方字佳甚已斯已已字亦佳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今

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齋不讓至于已斯已者

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



也。

古義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至相怨。顏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室。餒如酌孔。取。

比也。餒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說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室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蘇傳老馬必憊。其駒必強。

疏義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壽不讓之意。

講意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  
麟按集傳後叶下故反。配叶音娶。魯詩世學後叶音與。配如字。  
古義後后五反。磨韵與豐合較捷。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美猷、道。  
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譏佞以來之。是猶教  
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  
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毛傳猱、猿屬。

鄭箋毋禁辭

孔疏陸璣疏云、孫彌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猱、長辭者為猱、猱之白腰者為猱胡、猱胡猱駿捷於彌猴、然則孫猱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猱彌猴也是其類故也。

嚴緝今曰、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猱之為德靜以常、王孫之德孫以常、孫即王孫也、杜詩、兔胡孫是也。

疏義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大全長樂劉氏曰、小人樂于不善、今王又踈薄骨肉以倡之、是教孫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墮

達附其壑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  
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  
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微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遠於  
影響，慕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  
屬者乎？○新安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  
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  
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麟按：集傳屬叶殊遇反。古義遇韻。○馮嗣宗曰：按猷字說文作  
變，今文作猷，或作猷，又作猷。猷屬陸璣云：獼猴也。嚴粲云：即王

孫也。據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與柳子厚說獼王孫居興山相符。王延壽云：儲食兩類。爾雅翼釋猴亦有此說。而師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獼猴為異物。故埤雅以獼為狨而別見猴。今吳俗指猴為獼，亦謂之胡孫。既已混甚，都不聞獼與王孫之名，未知異同。

○雨雪濛濛見。晁曰：消莫肯下道。式居婁驕。

此也。濛濛威貌。晁曰：氣也。張子曰：謊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麟按：居居必位。式居者使之安于此也。婁即屢。漢書皆通用。不

一之辭。故以屢驕為長慢。

○雨雪浮浮。見睍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髡。  
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  
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又  
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疏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  
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  
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  
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  
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  
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裂王崩齊後往周

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  
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  
忍其求也、○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顧息於柳陰、以  
比人顧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為無自暱為兩句意  
思各別、

說通此詩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  
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麟按輯錄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此也。愒息療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麟按集傳。療。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古義霽韵。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邁出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疏義。鳥飛有所止。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反而為興。○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

欲而加禍於我也

古義傳通作附。附，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為至，周禮注以為近。  
麟按集傳天亦什鐵因反。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鑄京也。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

以詩以歎惜之也。

呂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褭玄綃衣以裼之狄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

嚴緝今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士若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臺笠緇櫪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緯

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

子。疏義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今此都邑之人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於虢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竹歸二句。波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而今也一往而不  
可復見矣。倘得竹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  
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故曰竹歸于周。句法妙品。  
講按集傳望。音亡。古義陽韵。

○彼都人士。臺笠縹緇。彼居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也。縹。縹緇。縹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居子女。  
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  
言其髮之美耳。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縹布為冠。儉且節也。

釋文綱密也。

孔疏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以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鳥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櫛。是小櫛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以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以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

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顙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顙圓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緇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顙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顙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也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

嚴緝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挽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美

疏義綢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古義臺林地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笠備暑雨有柄曰簦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李本云臺笠出四時所戴。綢撮居家時所戴。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



屈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薛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適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鄰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姁也

說通二章四臺章編撮綱直如髮有村語下里意三章曰充耳

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漢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姑。厥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古義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姑姓。黃帝裔伯鯀。封於南燕。賜姓曰姑。又后稷妃家也。或作郅。潛夫論云。郅與姑同。而字異。又姚寬云。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是也。二說並存之。苑毛云。積也。按苑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故有積義。苑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

麟按集傳結叶繳質反古義質韻。

○彼都人士。舞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賦也。厲。舞帶之貌。卷髮。髻傍短髮。不可飲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蠶。蟄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蔡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忽之甚也。

釋文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蠨。捷。其言反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

大全孔氏曰。禮大帶。無三尺。

六帖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其其不得見之思耳。○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

不見兮言從之遠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猜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榆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以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後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李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易按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易。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尺。分為二分。紳居二分。易紳長三尺也。

麟按末二句。文定說妙。鄭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亦發。  
注中。最笨伯可笑者也。生得屬叶落蓋及。

○匪伊。喪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肝矣。  
賦也。旗。揚也。肝。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喪之。  
也。帶。自有餘耳。士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旗耳。言其自。然。間。  
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蘇傳。帶。由。其。自。餘。而。喪。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古義。說文云。肝。張目也。

麟按。肝。集傳音吁。大全喜俱反。古義。魚韻。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發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肯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鍼。

鄭箋綠易得之菜也。

大。金爾雅注。萊蓀也。今子歸。腳莎。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磨。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褱、即蔽膝也。磨與曉同。五日為期。  
去時之約也。六日不磨、過期而不見也。  
○大金漢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

古義青出于藍而青于藍。

○之子于符、言報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綰。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將耶。  
我則為之報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忽之深。  
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麟按集傳弓叶姑以反古義蒸勑

其釣維何維魴及鯢維魴及鯢薄言觀者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麟按集傳者叶掌與反古義語勑

采綠四章章四句

六帖以詩興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實古人會  
情寄況大都如此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乃伯勞之

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



公往營城邑。故得徒從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茫茫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疏義以四所見而配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講意地遠而持久。故曰悠悠。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於高云。南邦南土。可見勞之泛說。

古義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麟按集傳膏勞俱去穀古義律韵然六帖以苗膏勞為韵則當平聲。魯詩世學云召伯者穆公之本爵。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管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孔疏：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氏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

大全周禮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蓄。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麟按：集傳牛、叶、魚，其反。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韻。○詩記丘氏曰：

蓋不定之辭也。無回曰：擬議之辭。各我行二句。或作激勸。或作慶幸。似皆可。瞿思湖主慶幸言功成即歸。非久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賊也。徒步行者。御來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御行旅從。

古義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章後却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蓋皆自周調餐而不以勞謝民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戍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中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大金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

古義謝申伯。今河改封之國。鄧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

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

謝相近。

麟按：駱義云：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

成大。金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契契然，威武者。

皆召伯有以成之也。俱通營字。今本在康勅。

○原隰既平，衆民既濟。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添義當時宣王以微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大。全。壘。山。謝氏曰。履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水泉清矣。

○六帖。建國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水泉。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王心雖重。展親報功。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泰。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古義那忠愍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雅秦苗何以繫之小雅  
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第蓋秦苗即非作于行役士庶亦  
代為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  
小雅所繇別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以意重召公命首各  
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葉之  
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與興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章放此。

孔疏素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素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水。或無水而宜桑。

疏義以此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六帖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也。

○隱素、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麟按、德音、孔膠、因注、無明文、其解不一、狀作喜其德音之相、  
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似較勝、東萊曰、是詩三以隱素為興、皆  
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此、幽、集傳叶於交反、古  
義看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



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忽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  
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麟按愛集傳許既反與謂叶古義未韵歲與忘叶陽韵心乎愛  
遐不謂中心歲何日忘各二句依韵平說徐文定謂文氣一串  
遐不謂矣與中心歲之一正一反說者非是詩意雋永至此  
四句而極然如愚說以平直看即愈佳糾纏反無味也注言我  
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此正解前二句當  
一畫斷而但中心歲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此正解後二句又  
一畫斷○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

心○頭○口○裏○各○有○不○可○奈○何○處○唐○人○慎○僕○讀○曲○極○力○摹○擬○無○此○妙○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此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序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  
之遠○而俾我獨耶○

鄭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以其字也

孔疏褒國如姓言似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韓華云茅菅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以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  
勁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疏義宜相得而反相遺遺一作達可怨者也

六帖此詩此體間與它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  
明比○不若它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放此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此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

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圓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圓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孔疏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氣微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露合則清旦為昏。亦是露之雲也。

疏義恩澤宜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妻奪嫡。以華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苦。若夫

婦離合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于不猶。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麟按。莊子雨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為。本非三物。則知露亦地氣所升。升于霽空。稍稍有象。乃為白雲。必謂無雲乃露者。亦是察之不詳也。毛孔說妙。露濃露合。清旦為露。即吳俗方言。謂之山糊海漫。其日反大晴熱。亦可驗。魯詩世學云。白雲霽雲。古義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白層雲也。俱合。又本注水土輕清之氣。晝夜而上騰。通行。上非是集傳。茅叶莫侯反。古義尤韵。

○泥池北派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泥流貌。北派。壘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  
王也。○言小水微派。尚能覆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  
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鄭箋。池水之派。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孔疏。池下田蓄水之廢。池水當停。而言北派者。以池上引壘水。

灌訖入壘。俱北流也。言其北流。是目所睹。

疏義。恩澤空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二章反比而暗言之。

古義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

麟按集傳田叶地固反古義真韵

○然彼素薪印烘于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然米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煤無釜之竈可燒

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此補后之

尊而反見卑賤也。

孔脈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煤桂也舍人

曰煤桂竈也然則桂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烘竈

上亦燃火炤物若今之火爐也。

嚴緝姝音志

既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此而暗言之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遘遘

此也惓惓憂貌遘遘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

惓惓而反視我遘遘何哉

脈義情宜相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六帖五章反此而明言之

韓按上二句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于外詩緝云衛宮庭之事



不可掩也。大全程子云：此章句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惴惴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遘遘而去，講意云：鼓鐘殷聞，有威則應，此理之必然者。玩注理大全以下二說為正。然箋脈及子由詩傳增釋說通俱同。毛傳詩經通解、曹詩世學、方山詩說、羽明詩通乃同。大全講律讀詩記引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殷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則又一說。

○有鷺在梁，有鵲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也。鷺，水鳥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鷺，鵲皆以魚為食。然鵲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鵲在林，鷺則飽而鵲則饑矣。

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薛之養鴛而棄鶴也。

歐義言二物皆非其所處。

嚴緝山陰陸氏曰：鴛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闘。

鴛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此而暗言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于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

如矣。

鴛義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大金安成劉氏曰。載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此禽鳥匹偶結棲之常也。○臺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通解** 鴛鴦之比。與前興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別意亦不異。六帖七章反此。而明言之。○張叔起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之辭。至此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

○有扁斯后。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此也。扁卑貌。俾使。疵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發之者亦卑矣。如妻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疵也。○  
說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悲又可思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

六帖八章正此。而暗言之。

麟按集傳。疵叶喬移反。古義支韵。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縣蠻黃鳥。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以微賤勞苦而思有研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縣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鄭箋。湯則予之飲。餓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孔疏。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微賤無倅。

車故也。後車停車者，明後為副也。亦曰載車。

講意丘阿丘之曲中也。見非衝要明顯無奮身之路，以止字非

得所止之止，乃倦飛不得已而止也。

麟按如箋說，後車字方有故。命載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古

義阿何歌韻誨載隊韻。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越，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隅，角憚，畏也。越，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東國。

蘇轍三章章八句。

疏義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

幡幡采葉來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采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采葉來之亨之。生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

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採葉新生可以為箱。

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蘇葉酌而嘗之指酒

麟按集傳亨叶鋪即反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有免斯首炮之燭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免斯首一免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薄

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大全臺山謝氏曰蘇葉以為菹不必嘉蔬一免以為醢不必異

膳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寔意而已矣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韻亦叶先韻

○有免斯首燭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炆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

天然次舉

卒爵而酌主人也。

麟按集傳。炙。叶陟畧反。古義藥動。

○有兔斯首。燔之炆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賦也。醕。導飲也。

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久。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醕。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賓欲以醕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醕。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韵

蘇軾四章章四句

珠義嘗之之云總言之也。獻酢酬則以次而詳言之也。四章皆物薄而意厚。

大全定宇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即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蟹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套。事不宜以維其勞矣。繼承險遠。詩無繼承體。且觀次章亦自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卒。崔龜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毛傳卒竟也。

麟按卒。訓崔龜。又曰山巔之末者。集傳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竟義。故毛又以竟為義。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沒叶莫筆反。古

義質韵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傷沓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騎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  
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注似少月○離、今其足皆白、衆與涉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候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  
及他事也、

大全碑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朱子曰、畢是燕魚底、又細燕魚、  
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狀、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  
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

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廬陵歐陽氏曰。屢陰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六帖。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嚴氏曰。彖性負塗。常時難白。猶者亦汗。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傳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将雨矣。此說與經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總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不暇及它事。甚言勞苦之極也。亦異乎采薇出車之所記與。

麟按。既云采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變晴。復見雨驗也。華

谷說○不○易○月○離○于○舉○二○句○麟○往○常○為○二○文○其○首○篇○起○云○月○者○太  
陰○之○精○其○行○九○道○而○間○近○于○舉○然○常○避○舉○不○入○此○月○之○正○也○舉  
居○少○陰○之○位○其○宿○八○星○而○皆○好○夫○雨○然○常○與○月○為○距○此○星○之○正  
也○次○篇○起○云○夫○舉○稱○雨○師○狀○亦○象○舉○舉○既○取○魚○餘○水○淋○瀝○頗  
類○於○雨○故○能○致○雨○也○抑○舉○性○專○好○雨○霸○為○天○潢○又○為○咸○池○天○潢  
河○梁○咸○池○魚○圖○皆○宜○于○雨○故○必○致○雨○也○狀○月○行○九○道○未○必○四○時  
常○與○舉○值○值○馬○而○太○陰○之○精○遠○助○之○勢○矣○即○月○失○中○道○其○下○七  
尺○始○與○舉○會○會○焉○而○羣○陰○之○長○益○增○之○威○矣○俱○薄○有○根○據○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疏義一章則起兵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沾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廣而憂患專也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此也若陵若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曰凌霄○詩人自以身處周室之衰如苔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此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若者黃之盛也

薛按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粵西有紫凌霄花蓋又云紫葳

者以此與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葢而華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也。

○蒼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罍筍也。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箋三星心也。



孔疏釋畜云。羊牡。粉牝。牝。

麟按集傳。能補苒反。古義有韻。○北羊之首本小。今大。魚寵。今無彫敝之概也。傷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采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不將。以經營於四。

方也哉

毛傳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麟按義難曰以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  
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  
另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以章可見集  
傳行叶戶即反○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二句當一畫  
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于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似只  
說已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  
緒亦不行不將為重疊矣此等皆可悟餘說不但以一處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麟按獨為匪民言其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嗜欲懷室家之望也只炤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興如春馬嚴氏虐民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矜集傳奇錄孔云矜與歎古今字是也然大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亦以第一句興第二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覿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芄者。狄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芄。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孔疏。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必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嚴緝。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疏義。芄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宜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  
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侵使之繁數。征  
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  
無可為矣。此春籟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六帖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自苑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  
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格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衛  
自東遷之後。為王國之風。易使平王能光澤舊都。弘宣祖

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獲。耳委靡不振。甘自墮。良可悼矣。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經說約卷十八終

詩經說約

卷十八終

終

終